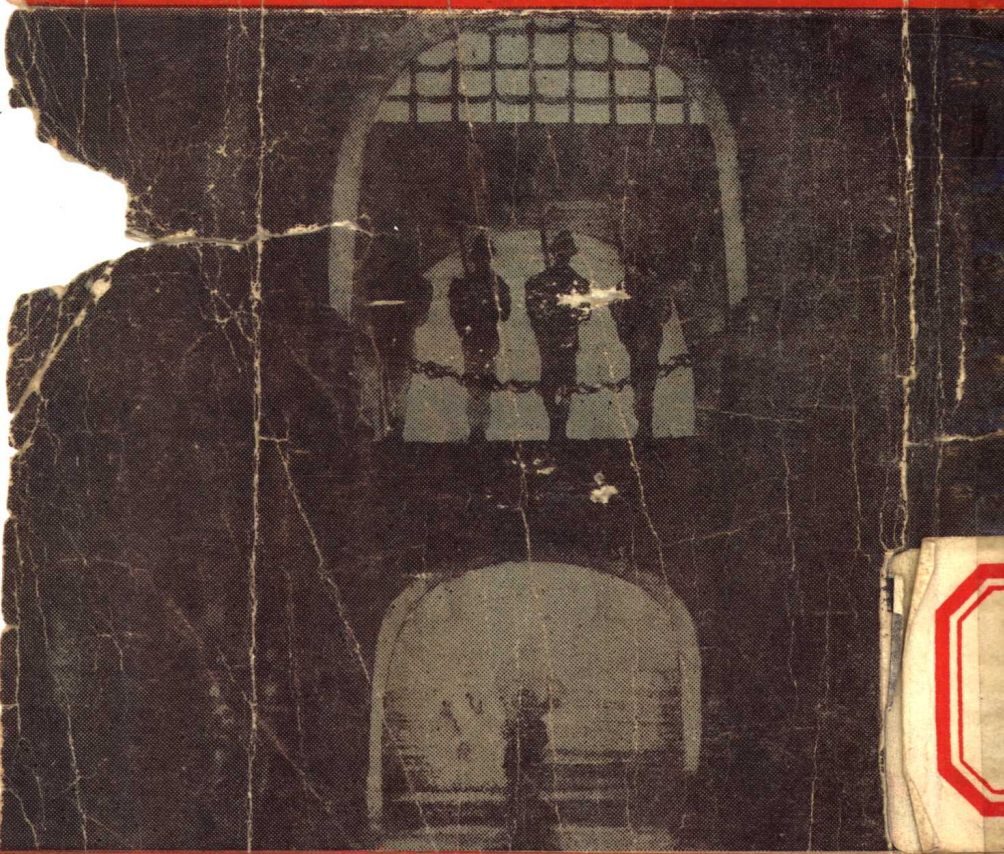


桂渝郊外



薩空了著

薩空了著

桂
渝
郊
外

春風出版社發行

著者 薩空了
出版者 春風出版社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定價 港幣三元
外 郊 渝 桂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前記	一
一 被捕	三
二 最初的一個月	一一
三 抗議的結果	二二
四 罪狀	三一
五 獄中採訪到的新聞	三六
六 遷入桂林調統室	四五
七 畢生難忘的一個月	五七
八 調統室中的人物	六九
九 由桂飛渝	八〇
十 落髮改裝	八九
十一 訓導團組織概況	九七
十二 入伍教育	一〇三

十三	學生的學生·····	一一〇
十四	集中營裏的醫藥·····	一二〇
十五	女政治犯·····	一三〇
十六	團內的思想鬥爭·····	一四一
十七	逃亡·····	一五三
十八	特工的兇殘·····	一六四
十九	我的出團交涉·····	一七九
二十	在研究室·····	一九四
廿一	獲釋前後·····	二二〇

前記

從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我作了兩年一個月又十天的政治犯。到今天，出獄已整一年。在過去這一年中，許多中外友人鼓勵我寫出來這兩年多的見聞，都沒有動手。我只要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能够付諸實施，中國政治能够步入真正民主法治常軌，過去的一切舊帳已無庸再算，個人的恩怨更不應再念念不忘。講民主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有能够容人的廣大胸襟，不念舊惡的寬恕氣度。我們既倡導民主，就應以身作則先來履行這些條件。再就中國政局現狀言，全體民衆都需要和平。要取得和平，減除政黨間的仇恨，使政黨相互信賴，還是當前的第一樁工作。我們是第三者，我們的一貫目的是促成國共合作，爲追求這目的而招致來的個人災難，如果一興清算報復之念，豈不成了由勦架變爲參加打架，歪曲了本來的主旨？過去，我不肯寫自己作政治犯的生活，就是怕被人誤解爲算舊帳或站到了正在鬥爭中的那一邊去。

到今天政協會決議公佈已近半年，釋放出來的政治犯不過知名的一兩個，不經合法手續捕人的事依然存在，顯然政府當局仍在相信非法捕，有助於其政權的鞏固，我總覺得我有把自己作政治犯的見聞寫出來的必要了。我想以平心靜氣的客觀態度來報告在兩年多的時光中耳聞目睹的一切，這些情形我相信不只是一般人民不知道，就是國民黨當局也不會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事實是如此時，只要他們的理性尚在，也許他們會明白逮捕政治犯之後，無論是秘密處決，長期囚禁，強迫悔過，以訓練求改變思想等。都可能獲得一個結果，就是製造政治上的仇恨，引起人民對政府的普遍反感，給反對黨

造機會。——難道他們還要堅持不釋放政治犯和繼續非法逮捕麼？

我是以評論的心情來決定開始這工作的，我寫的都是事實。希望大家能藉此體驗到只因為中國沒有和平，中國人民在受着多麼痛苦的災難！我們不能任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再繼續下去，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民主，建立憲政常軌，撲滅一切非人性的酷虐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不能再緘默不言。但我寫時仍時時抱着不算舊帳和中立的立場，我相信讀者應能在字裡行間找到證明。

爲了人民的幸福我們需要和平，和平只有通過真正民主的道路才能獲得，所以我們不能不反對非法逮捕這一類不民主的行徑。我們反對什麼，一向總是訴諸理智，希望說服對方，叫他自動改變，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最中心的目的希望國民黨方面的朋友能傾聽及接受我的諍諫，想國民黨中應不乏肯平心靜氣讀完我這報告的雅量的人，如果能藉此引起他們一點點反省的心情，那我的精力就不算浪費了！我在期待着他們讀過本文後的反響！

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七日於香港。

一 被捕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許，我在桂林樂羣社的門前，被兩個特務（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隸屬國民黨廣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綁架到一輛汽車上，送至桂林西北郊夾山的一個尼庵中，從此我便失掉了自由。

這一天下午我有兩個約會，四點鐘要訪美國新聞處桂林分處處長裴克（G. Peck），晚八時約定了見李任潮先生，上午就留在家裡沒有出門，直到過了正午才和郁風跟她的妹妹怡民同到嘉陵川菜館去吃了三客客飯，飯後因為距赴四時的約會還早，又因為我們決定日內赴滇，郁風想買一件單衫在路上穿，就到樂羣社對面的樂羣拍賣行去看舊貨，在那裏我遇到了甫自重慶來的大公報的一個職員李福林，他說我有一個在渝的學生有話託他轉達，郁風和怡民跟我約定在距這拍賣行約四五家舖面的另一拍賣行——安利行內等我，當我和李福林談完了話才舉步向那拍賣行走去時，便有一個人在身後喊：

「薩先生，薩先生……」

回頭看，是一個不認識的着西服的男子並已走過和我握手。最初的一刹那我還在感覺奇怪，自己的記憶素來不算太壞，為什麼這個人認識我，我不認識他？方擬啓齒問他的姓名。他却連忙說：

「有一件事不大明白，請去談一談！」

說時就要拉我登那已駛近我們，且開了車門的汽車。我立刻明白這是聽說已久，料想可能發生的「特務綁架」已經到來了，我立刻答復他說：

「可以去，但經允許我通知一聲在前面等我的朋友」。

「不必了！」這是他的回答。我本已轉身要走，他拖我轉來，他腰間的手槍早已被我發現，我知道爭執沒有什麼意義，便在他的攙扶下，上了那輛汽車，汽車中先已坐了一個胖子，於是我被夾坐在當中，汽車就開始動了。汽車開動後我看見裴克和新來桂不久的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畢德尼亞潤夫上校在這旁邊走邊談，和我坐的汽車交臂而過，但他們都沒有看見我，否則我相信至少裴克一完會立即感到奇怪，在汽車久已成爲絕對少數人的享用物的桂林，爲什麼我會忽然變成了「汽車階級」！

汽車由樂羣路轉經太平路到桂西路駛向桂林的鬧市中心十字街，突然車中的胖子說：

「夾山可以去嗎？」

「可以去。」汽車夫這樣答復。

「那麼開到夾山去！」

汽車立即在馬路上掉頭，經榕蔭路沿麗君路駛向桂林的西郊。桂林西郊我太不熟習了，只有在躲空襲時，我曾到過老君洞，一過老君洞，我就全不認識了，夾山這名詞，也是第一次聽到，所以他們要把我劫持到一個什麼地方，當時簡直無從想象。

在汽車上他們兩個人都默不作聲，我以爲不必。空氣總是這麼緊張，於是先開口，請問他們貴姓。兩個人都不答覆。我禁不着說「談談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才各說了一聲，「我姓張」，「我姓余」。當然都是假的，不過我却由此可以繼續和他們攀談了。

「是什麼人想和我談，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所得到的答覆是「你到了就知道了！」「談了之後，你就可以回去！」

汽車愈走追旁愈荒涼，終於轉入了一個山谷，看見道旁有兵把守。又駛行了約十分鐘，汽車停到了一片松林的旁邊，這裡有了人家，是一座小洋房，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當時廣西省政府秘書長邱昌渭的住所。由此沿着一條小徑，走進去，在高山的拱衛下，一片荒地上，有一所依山建築的三開間兩進的奇特木屋。說牠奇特是因為牠是在十幾棵約兩丈高的石柱的支撐下建成的綦綳木屋，牠是一座凌空的危樓，我只在重慶的江邊看見過如此的建築，不過那些建築的支柱都是長長的松杉，不像這裡用一節節二三尺長的石柱結疊成近兩丈的一根根的長石柱。所以看過第一眼之後，我就覺得這木屋實比四川貧民住的以竹子爲主要材料作成的綦綳房子更危險。更奇特的是這木屋的大門並不依照中國習慣開在正面而開在傍山的一端，最初也許是爲了迷信風水，現在却適合了作囚牢的條件，只要有人守着大門，被囚的人除非是有由兩丈高的地方跳下而不致受傷的訓練，否則就沒有了逃亡的可能。

最初我以爲他們一定把我帶到一個什麼機關去審訊，不意竟把我帶到這麼一個荒僻的所在來，當我在兩個人的監視下走向那大門時，我聽見那木屋中有人在喊：「又送人來了，又送人來了。」

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大廳，到第二進我才知道那是一個廟宇的佛堂，可是四周已放滿了兩層的高架木牀，成爲一羣兵士的宿舍。他們把我帶進更裡面的一間，這房裡有三張床一個木枱。特務請我坐在床上然後給我介紹了一個廿多歲帶少尉領章的軍官說：「這是李隊附！」

我就問他們「誰要和我談話？」

綁刦我來的人說：「今夜你只好住在這裡了，明天才能有人來和你談。」

「睡在什麼地方呢？被褥也沒有！」我問。

「可以睡在我的床上，用我的東西。」這是那個李隊附的答覆。

我知道我從此已失掉了自由，且可能由此失掉了生命：我知道過去有許多人曾這樣在社會上永遠失了踪。在這種情形下除了聽任他們擺佈之外，爭執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所以我也不再多說。

這時却我來的另一特務似乎忽然又想到了他還有任務未了，就對我說：

「對不起我要搜搜你的身，看你身上有什麼？」

我從口袋中摸出來早晨放在身邊的一千元國幣，還有一張國民兵身份證和一份緩役證書，此外什麼也沒有了。他把一千元還了給我，但把身份證和緩役證拿去了。他好像爲了要安慰我，但也可以說是爲了要掩飾他自己感覺到的內心的不安，在搜完身之後對我說：

「這沒有什麼的，只要寫張悔過書就沒有事了。你是有社會地位的，將來怕還不比我們的地位高的多！」

「你們是把我當了共產黨才綁來的嗎？那你們就錯了，我相信也許由於我的鎮定，已可以叫你們知道我不是共產黨了！」這是我的回答。

「不，我過去抓了許多共產黨，他們也很鎮定呢！這樣吧，請你寫個條子，我要到你的家裏去看你的書，我們由這裏可以研究出來你的思想，同時我也可以把你要用的東西給帶了來。」

「在這條子上我怎麼寫呢？我寫自己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不回家？」

「你就寫，有要事須即赴金城江，不及回家收拾行李，請將行李衣物交來人帶來，還有常看的書，也請一併交來。」

我依照他說的話，寫了一封信給郁風。寫的是她的另外一個名子，爲了減少特務對她的注意。我相信她一接到這封信，立刻可以想到我是失掉了自由，因爲我決不會去金城江連回家收拾行李的時間

都沒有。

兩個特務和那個李隊附一同走了，我才有機會看看這間房和房裏的許多人。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一直昂在人的包圍中，有十幾個兵，但也有幾個穿中山服和便服的人，我不知道他們都是誰，是怎樣的一種人，只好暫時不睬他們。特務和李走出去，大家不再圍着我，都改到屋外尺餘寬的走廊上去目送他們沿着那低兩丈的屋旁小徑向外走，我也跟着到那走廊上來眺望。

樓前最近的地方是一片菜園，菜園前有幾間竹屋，駐有另一隊士兵。竹屋前最擁有一個升旗台的操場，再遠的地方爲一片松林和雜樹遮斷，只能看見樹頂上環抱着我們的奇形怪狀的桂林式的山峯。

特務們沿小徑沒入了松林，一個青年搬了一條板凳過來，請我坐和我攀談。他說：

「薩先生，你不記得我了吧？在歐陽予倩先生的家裡，我和你一起吃過一次飯，我姓陳。」

我漸漸記起來，是的在約一年前，在予倩家碰到過兩個青年，予倩給我介紹，說是陳豹隱的孩子。那時他們都是光頭，現在他蓄了頭髮，所以有點不認識了。

「真沒想到您也會到這裡來了！前幾天在半月文萃上看見你寫的由蘭州到迪化一文，我還和這裡的朋友談到你，不想只幾天——啊我來介紹一下，這是盧老先生，黃先生，李先生，黃醫生，都是同鄉；還有班長和他的兄弟們，這是薩先生。」

我隨着他的手指的指點，一一和他們點了頭。於是同鄉的人就紛紛提出問題，問我今天被捕的經過。我簡單的答了幾句，黃班長已在喊：

「來吃飯吧！」

大家都進房去拿自己的盤筷，陳也送了一份盤筷給我。這時不過四點半左右，我沒有一點倦意，

不想吃，陳堅勸我要吃一點，他說：「這裡只是上午九時一餐，現在一餐，不吃，等一下就什麼也沒有得吃了！」

在佛龍前的空隙處放了兩張檯子。一張圍滿了士兵，站着吃。我們這一張檯是坐下來吃的，除了班長之外，就都是同難者。粗糲的米，只有一樣菜，放在一個馬口鐵製的圓盒裏，那菜我從未看見過，吃到口裏有點苦，且感到鹽味不夠。問陳，才知道這種菜叫「苦菜菜」，菜市上少有人賣，是廣西野生的一種馬的飼料。但這裏所有的菜錢，却天天只好吃這麼一種菜。

飯後因為這裡的規例是誰也不能走出這座屋，大小便也要通知背了盒子砲的衛兵跟了去，只好大家聚在一起閒談。由此我立即知道了這個地方原來是廣西省政府衛士隊的夾山隊部，這座屋原是一個鄉下的尼庵，有四個帶髮修行的尼姑，即住在佛堂的後進。省府衛隊所以派一班衛士住到這裏來，是因為這尼庵後進接連着一個天然岩洞，省府為防空襲，把他作了貯藏檔案的所在。後來省黨部調統室發見了這裏是一個囚人的好地方，於是就時時有政治犯送來交給衛兵和檔案一起保管。

問同難的人到這裏的時間，最久的是那個盧老先生已經三年多，其次的是陳已近一年，另外三個人最短，也在一個月以上了。據說在我來的前幾天，還放出去了一批人，其中有一個是女公務員，當她在時，大家就更感覺不方便了。她一個人佔去了一間房，許多同難只好睡在地上。陳的弟弟和陳同時被捕，本同囚在這裏，最近忽然把他轉移到桂林皇城內的省府衛士隊隊部去。

「爲什麼要把你們分開呢？」我問。

這一問引出來了陳對每一個被送來的政治犯所要面對着的問題的敘述。他說：

「每一個人被捕之後，調統室照例派特務來迫你自承是共產黨，並說如肯承認即可釋放，有許多

人爲求釋放遂胡亂承認，不料一承認跟着就來了更多的問題。先要交出來一個十個人的名單地址，據說這叫交出來自己所在的小組。於是他們根據這名單地址去逮捕。這叫粉碎共產黨的組織網。以後還要立一個自首悔過書，找兩個文官荐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的人，担保以後不再「危害民國」。試問找人担保這樣一個罪名，豈是容易！所以往往有人胡亂攀認了自己十個朋友，立了自首悔過書之後，却以找不到保而仍被羈押；甚至什麼手續都照辦了，還是不放；這本是只憑特務是否高興而決定的事，他不放你又有什麼辦法！我們被捉進來，就由先在此的同難把這一切告訴了我們，我們遂決定任他們怎樣威迫，決不隨便誣害朋友，自己既非共黨，決不亂填自首悔過書，因此被關到現在。最近聽說他們認爲我們兩兄弟在一起容易「串供」，問不出來結果，就把我們分開了！」

他跟蕭又低聲的告訴我：「那個姓李的是師範學院的學生，姓黃的醫生也是才由醫學院畢業不久的學生。都是在第一天就交了名單，立了自首悔過書，特務答應幾天後就放他們，可是半個多月已過去了，依然沒有釋放的消息。」

「那麼李黃都算是共產黨了？」

「也不是。」

「那他們怎麼能交名單自立自首悔過書，交的名單又是些什麼人呢？」

「還不是照例的，爲了要出去，先承認了是共黨並願立自首悔過書。到被迫交名單時，交不出，特務就來開導：『你們沒有加入過共黨，交不出小組，你們總加入過什麼讀書會，歌詠團吧？寫那些同會同團的人就可以！』於是，許多無辜遂由此變了特務的對象。」

「他們怎麼能這樣作，爲了自救，竟不惜害人！」

「據他們說，他們壇的名單都是確知已離開了廣西的同學朋友。甚至是已死了的人！」

「特務組織是全國性的，離開了廣西，被他們填入名單，不也很危險麼？」

「是啊，所以我無論如何不肯幹這種事！」

太陽在我們的閒談中早已沒入山後。一個鄉下女人到佛堂來上香，敲了一陣磬和鼓，衛士點起來光僅如豆的油盞，大家都在作睡覺的準備了，陳把裡間房中的三張床之一指給我，說那就是李隊附的床。我知道這裡不會再有像有電燈的桂林，在天黑之後，還有五六小時的夜生活，一定是依照鄉間的古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遂和陳一同回到房裡，上床就睡。

大半天的生活都過的非常緊張，一切見聞都極難生而且奇特，使我沒有一點思想的餘地。等到躺在床上，又是素不習慣的別人的木板床，於是不自禁的思索起來，再也不能入睡了。

自己的心理，顯然的不能適應這突變的環境，首先想到兩個孩子和郁風，在我失蹤後的驚慌，和消息傳來後朋友們的驚慌。跟着想到自己的許多事業上的計劃會由此遭受到的損害，於是希望早點恢復自由的願望油然而生，但是陳下午所告訴我的許多話，立即也全部回到心上來，特務如果也希望我搞那一套受名單填自首悔過書的把戲時，我如何能够幹？不能夠幹，今後孩子們如何生活，郁風……事業……一切的焦急，使自己在床上連躺也躺不住了。

佛堂後，隔着一段板壁，兩個尼姑正在伴着木魚台聲誦經，叫我更難入睡。二小時後，經聲雖止，我又感到臭虫和跳蚤非常猖獗，沒有燈，在黑暗中我都可以用手摸到牠們在我身旁吸血，引起我全身的癢癢，於是幾乎一個整夜全在輾轉反側中度過。

二 最初的一個月

我被捕後第二天的下午，來了一個自稱姓王的江浙口音的人和我談話。一開始他就問我的姓名和履歷，我不禁的笑了說：

「如果你們連我的姓名履歷都不清楚，憑甚麼把我弄到這裏來？」

他說：「不是全不知道，只是不見得正確，希望你能告訴我，並且最好是你自己寫出來以免我同上呈報時記錯了反而不好。」

我覺得也許是我自己寫出來關於自己的一切，要比給特務胡亂轉述要好些，遂同意了他的要求，向衛士們借來了筆墨，決定用文字答復他提出來的問題。

首先他問我的履歷，我簡要的寫了由北平到上海、香港、迪化、重慶、及重回香港，和港陷逃桂過程中所作過的一些工作。他看我寫完，就說還應寫曾參加過什麼政黨。我就寫了：「從未參加任何政黨」他又問是不是包括共產黨在內，我就又加了一個括弧，寫明「包括共產黨在內」。

跟着他問我是不是對政府不滿意。我問他在這問題下，他希望我答復的中心是什麼？他說只是問你是不是不滿現政府，如果不滿，因為什麼不滿。我寫：因為我是一個新聞記者，一向主張言論應有自由，言論無自由，等於為貪污張目。現政府對言論案採縛束政策，我根本反對這種政策！

他又問我對三民主義國民黨有什麼批評，我說我非國民黨員，對三民主義素無研究，自然不能胡亂批評，我的筆答也就到此為止，還簽了名。以後我又和他談了許多閒話，我告訴他自己在中國作記

者已垂廿年，我看見了無數的政權起伏，我不喜歡捲入政海的漩渦，所以我始終想以記者終其身，沒有參加任何政黨也是爲此。我又告訴他今日政府中的某些部長副部長和國民黨中的某些中委，許多都是我的舊同事，我深知他們這些人內心中的苦悶。我最喜歡和他們談最坦率的話，我並舉某次和軍委會新聞檢查局副局長李中襄閒談的內容告訴他：我以爲一個政黨沒有健全的理論是不能從事政治鬥爭的，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的詮釋，人異其詞，黨員作宣傳，便面對着一個極大的困難。再者黨內不應有派，否則使八入黨之後會有「升堂也未入室也」之感。還有政府組織太不入軌，國防最高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行政院那一個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經濟部長翁文灝把辭呈送給行政院，蔣院長在一個星期後還沒有看見，再送呈文和侍從室才能看到，所以也許應設侍從室才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我記得李當時曾不自禁的嘆息說：「這豈不等於把家政交給了門房代管」，我不禁也就說出來：你已是國民黨中很重要的幹部了，爲什麼不建議改革。他又先嘆了一口氣才說：「我們一年能見到幾次委員長啊！」

我舉出這一切來，意在告訴他，人民對現政府不滿，是有理由的，且是極普遍的現象，也決非靠逮捕屠殺所能消滅，我並很明白的告訴他：「我以爲他們逮捕我，就是幹了一樁極蠢的蠢事。我在新聞界中已混了快廿年，足跡走遍了全國，認識的人很多，誰也知道我是一個好說梗直話的毫無政黨關係的記者。只以當局不喜歡我的直言，屢施壓迫，我才於一年多以前離開重慶新蜀報到香港參加光明報。不幸香港淪陷，我雖知道國內當局爲了辦光明報比以更加不喜歡我了，可是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留在敵人佔領了的地區，所以我毅然重回桂林。過去在病館中作總編輯，作主筆，要說話，爲當局所不喜，遂改作經理，不料仍爲當局所不喜。是以這次回桂，連經理也不想作而改爲閉門著書。當局又忽